

「散裝藥」

記得小時候感冒或者肚子痛，家長帶着去附近的衛生院，醫生診斷之後，會從藥架子上拿下玻璃瓶，在桌子上攤開一張包中藥的那種牛皮紙，或者是撲克牌大小的紙袋，根據病情，倒出十片八片的藥片，用紙包好，囑咐如何服用。通常吃上兩三天，病好了，藥片也差不多吃完了，實用又實惠。驅蟲蟲的糖丸、補充營養的維生素，也是這種做法。這叫作「散裝藥」。

想起這件事，是因為最近「剝藥」問題引發了大眾的吐槽。許多人都有這種經歷：在家大掃除時，往往會清理出一大批過期或快過期的藥品。有的可能只吃過一兩片，剩下的就一直安安靜靜在櫃子裏躺了兩三年。過期食品尚且吃不得，含有各類化學成分的過期藥品就更不敢馬虎大意，只能整瓶整盒地丟棄。剩飯剩菜，還可以做泔水，或者肥料，而藥品就只能白白扔掉。為了避免污染環境，不少樓區社區設有廢舊電池回收箱，但回收藥品的渠道，幾乎看不到。

今年以來，內地推行「光盤行

動2.0」，力戒浪費食物。很多餐廳、食堂都推出了半份菜、小碗飯、小個頭的饅頭花卷，讓顧客能夠根據食量選擇，避免浪費，既節約糧食又節省錢包，在社會上形成了高度共識。其他行業類似做法早已有之。比如瓶裝飲用水，有一升的，也有七百五十毫升、四百毫升。現在很多會展活動，多數提供小瓶水，免得喝不完浪費。

現在肚痛去買藥，一瓶黃連素就有一百片。誰家都免不了小病小災，十個家庭可能就會備十瓶。而實際上，如果由社區醫生統一保管，在確保衛生的情況下，按需開藥，可能一瓶就足夠十個家庭的需要了。又或者，從生產環節，就倡導推廣小劑量包裝。既節約又綠色環保，善莫大焉。

瓜園

蓬山

gardenemarvin@gmail.com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試食

朋友在尖沙咀投資了一家新餐廳，在十二月初正式開業之前，邀請我們幾個朋友回去「先吃為快」。新店雖然還在最後調整中，但已是窗明几淨，一切準備就緒。

很快，美食上桌。第一次經歷餐廳正式營業之前的試食，感覺如同去看一齣電影正式上映之前的媒體點映，心情混雜了幾分「搶先嘗鮮」的期待以及一絲「快人一步」的驕傲。大快朵頤的過程就略過不提，餐後，主廚前來問候，禮貌詢問菜品是否可口，有何建議調整之處。這才想起此餐與平時不同，並非單純滿足口腹之慾，而是肩负着「試食」之責。一時之間，我竟有些窘迫，好在食物的確色香味俱全，我只衷心大讚主廚廚藝高超，日後定會客似雲來。主廚鞠躬道謝，轉身離去。

問朋友，為何會在疫情反覆之下，前景尚未明朗之時，在飲食行業出手？他倒是信心滿滿豪情萬丈，說是早年經濟繁榮之時，像是旺

角、銅鑼灣、尖沙咀這樣的黃金地段，臨街旺舖不但租金高昂，而且常年無人放盤，即使是想貴價租都租不到。而如今，這些核心區域不但有放租盤還有放售盤，再加上價錢也較高位之時下降不少，他堅信旺區旺舖始終是香港這座城市的「稀缺資源」，於是見到機會就果斷出手。「在他人貪婪時恐懼，在他人恐懼時貪婪」，這句連金融投資門外漢的我都聽過的巴菲特名言，用在此時或許正合適。

離去之時是周六的下午，看人流如織的金馬倫道兩旁，的確有幾家店舖正落閘招租。舊主止蝕離場之後，總會有新主接盤入場，用朋友的話說：「對商人而言，任何環境都有商機。」

大川集

利貞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技術加持的囉嗦

習慣於電腦寫作之後，感覺自己變得囉嗦了。有時刻意追求潔淨，就在寫完之後，再通讀幾遍，盡量刪去不必要的字詞。囉嗦也分高級和低級。極低的囉嗦沒話找話，令人厭煩；高明的囉嗦卻是製造美感的修辭，因而成為藝術的形式，有時帶來喜感，有時讓人悲愴。王小波在一篇文章中諷刺冗長的文風，舉了「一個和尚獨自歸，關門閉戶掩柴扉」當例子，其實這還算是高級的囉嗦，並不讓人厭煩，反而讀出一種孤獨感。囉嗦確實常充當孤獨的影子，魯迅「兩棵棗樹」的名句就是典範。

電腦寫作造成的囉嗦，卻與此無關，只因為敲字、修改變得快捷，存儲、發表脫離了物理條件限制之故。金庸《倚天屠

龍記》裏明教五散人中有位「冷面先生」冷謙，惜字如金，砍了他的頭也不願說廢話。這樣的人物現實生活中恐怕少有。口頭比筆頭囉嗦，方是真實的狀態。網絡即時交流的特性，又使口語風格逐漸佔了上風，也是造成囉嗦的緣由之一。

或可以攝影類比。在相機加膠卷的年代，相機和膠卷都不便宜，照片拍完了還要沖曬，不但麻煩，且添一筆支出。因此，拍照時總要反覆取景、諸般擺姿、斟酌再三，才鄭重按下快門。有了數碼相機後，照相的儀式感少了。現在，人人拿着手機隨處拍，不再像膠卷時代那樣考慮拍了多少張，把照片沖曬出來的人也少了。就這樣，囉嗦獲得了技術加持，修辭的意義

反而淡薄了。人們總把文字風格和才華、性格、學養等高深的東西聯繫起來。實際上，寫作工具的影響絕不能小看。尤其在估量一時代的群體風氣時，越發如此。我曾在一本出版史的書上讀到：書於甲骨的年代，文辭簡練，實與當年書寫工具有關。想想用刀在龜殼、牛骨刻字，費力耗時，確實是個力氣活，所以，一個字能表達的絕不用兩個。這個說法如是真的，又反證了電腦寫作確有可能颯起囉嗦之風。

知見錄
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小雪

前幾天是二十四節氣的「小雪」。二十四節氣是農耕社會的集體智慧的產物，表現了對自然規律的敬畏，它指導着農業生產，什麼節氣該幹什麼，如「立春」到了，天氣回暖，就要犁地積肥準備春耕春播；它也體現出中國文化的理念，如「清明」就該祭奠先人、敬拜祖先。在北方，節氣變更帶來了氣候、環境的明顯不同，人們心理也隨之變化。農村孩子如正好生在某個節氣，父母常會以那個節氣為子女命名，叫小滿、秋分、芒種、穀雨，既守住了莊稼人的根本，喊起來也覺親切。這就造出了一種農村的節氣文化。「小雪」意味着天冷降溫，開始飄雪

。今年蒼天果然守住了和節氣的約定，「小雪」前後北方普遍降雪，北京更在「小雪」當天下了今年第一場雪，雪不算大，果真是「小」。北方朋友相繼傳來相片或視頻，萬物在雪花與實景中矇矓交錯，秋景默然隱退而冬景隆重登場。受眼前景致魅惑，人心雀躍，雅興大發，好詩好文躍然網上，各種情緒交織迸發。節氣的每次更迭都是一場才藝展現，也是一次情感宣洩。

南方卻是一片喊「熱」聲。「小雪」當天毫無冷意，竟比前幾天還要悶熱。不颯風也沒下雨，室外陽光雖不明朗，但熱力逼人。許多人家甚至開起了空調，安歇

了數天的「嗡嗡」再度響起。

可有人因「小雪」姑娘的飄然而至而詩興盎然？更多的只是抱怨甚至詛咒：「想熱死人咩？」「仲要熱到幾時嘍？」「我又出咗一身大汗喇，乜唔係冬天咩」……噢噢，比比北方詩人「擁抱一場冬日的紛飛爛漫，許一場深情共到白頭」的溫情吟誦，忽然悟出我們文字的粗俗無趣。

節氣沒給我們機會觀察到它明明白白的交替，也因此剝奪了我們的才情，只留得一個「熱」字的怨懣。

人與歲月

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逢周三、五見報

「狐狸先生幾多點」

朋友近來患上了焦慮症，每天早上都感到心悶、呼吸困難，接着整天都未能外出。朋友打電話向老闆請假，老闆竟然說開車來接他上班，朋友不懂拒絕，病情惡化，晚上更不停做噩夢。夢中朋友和其他小孩一起玩「狐狸先生幾多點」，當狐狸在數點數時，其他小朋友開心地往前跑，而他卻動彈不得；當所有小孩都靠到牆上時，只有他還在原地，狐狸轉過頭來，猛盯着他，嚇得他淚汗俱下，跌坐在地上。兒時的遊戲竟然變成了他今天的夢魘。

狐狸在民間充滿了神秘色彩，尤其在亞洲。在日本狐狸可被視作神明；在香港，狐仙的傳聞廣泛流傳着。亦正亦邪，這與狐狸這動物的習性脫不了關係。狐狸變

成神仙，經常被記載在民間故事之中，而狐狸成仙都是修煉而成的，短則數十年，長可達千年之久。例如有說日本的天狐就活了一千年而成仙，而空狐更是活了三千年之久。在日本，狐有好壞之分，天狐和空狐都是仙狐，另有善狐多為宗教的象徵代表，像金狐、銀狐在日本佛教中象徵太陽、月亮。而惡狐一般以吸食靈氣為生，會禍害人類。狐狸在亞洲社會中充分反映着人性，善妒狡獪，愛迷惑別人，但也可修成仙成佛，善惡都在一念之間。狐狸在我們的心理原形中可視為陰性的代表，也為潛意識中的搗蛋鬼，但同時可以理解為轉化的符號，從牠們都可修煉成仙這個傳說就能看到人們對牠的內在投射。

因此狐狸的出現可以是自身轉化的契機，而當面對野狐的時候，牠們會迷惑人心，為人們製造恐慌，這一切都是焦慮的來源。就如玩「狐狸先生」的遊戲時，你永遠不知狡猾的狐狸會叫上什麼數字，也不知道牠何時會捕獵我們。朋友在沉重的工作和多疑的老闆長期壓力下，得了焦慮症，其實只要鼓起勇氣拒絕狐狸，不但是成長的機會，還會發現除了蠱惑之術，狐狸其實什麼也不會。

象訴

馮俊彥

instagram.com/symbol_talk/
逢周五見報

錯換人生

又聽說內地一對嬰兒在醫院被抱錯的故事，顯然這種事不只發生在文學、影視作品中。A查出肝癌晚期，其母親「割肝救子」，移植前檢查時才發現A與法律上的父母並無血緣關係。幾經周折，終於查明二十八年前在產科病房中，他們的親生兒子B與同時出生的A被抱錯。A的生母患有乙肝，她曾給幼小的兒子打了阻斷乙肝病毒傳播的針劑。但因為孩子抱錯，是B而不是遺傳病風險高的A被打了一針。如今A的生母查出肝癌，剛做了手術，從老家趕來見A。A的養母也與親生兒子B相認。兩家人都是淚流滿面，百感交集。

故事中當年被抱錯，如今還未到而立的兩位年輕人都很理性，表示不覺得自己過往的生活苦難，對養父母都心懷感恩。然而，在旁人看來，天意弄人，兩人的命運因為一個意外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。原本可以在優渥家庭長大的B早早輟學，打工養家。而原本可能避開癌症厄運的A則年紀輕輕就罹患重病，很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兒子長大。二人孰者為幸，孰者不幸很難說清楚。

那家醫院當然必須負責。但大錯鑄成，覆水難收，只讓人感慨個人命運大部分情況下都不在自己掌控之中。別說天災人禍，哪怕是蝴蝶煽動翅膀都會引發始料未及的連鎖反應，偶然捲入者身不由己。但這是否意味着生命沒有意義，不值得爭取呢？不然。生命的價值就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。

「生命的意義在過程而在結果」這話是老生常談，但接受了現實，反倒能心平氣和，在希望與失望之間找到平衡。在多災多難的二〇二〇年收尾之際，我們更該記得這點。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玉劍玦上的穀粒

友人拿出一件家傳高古玉器，坦言既不知其名稱，也不明其用途。那件漢代遺物，與附圖戰國時代晚期琢製的形制相同，正確名稱為劍玦，亦名劍璣。古玉有一定的形制，並非像現今坊間一些偽品般任意而為、或胡亂模仿和改動。漢代有所謂「玉具劍」（見《漢書·匈奴傳》），乃繼承春秋戰國才興起「以玉飾劍」的風習；分別在劍柄和劍鞘四個不同的部位，鑲上四塊形狀不同的美玉。古代佩劍都作斜式，自上而下，安置劍柄頂端的圓扁形飾玉，統稱劍首。嵌固劍柄與劍身之間以方便捧握的飾玉，叫作劍琕或劍格，古稱為鐔。鑲附於劍鞘外面中間近上端處、用以繫劍而

勒於帶間的飾玉，稱為璣，亦名璣或衛，原意是保衛劍鞘。裝綴在劍鞘末端的，就統稱劍玦，其外形與劍鞘末端的輪廓互相契合。漢代鑲齊這四種飾玉的「玉具劍」，並不作上陣打仗之用，正如張尉所說，僅屬一種儀仗器，顯示佩帶者崇高尊貴的非凡地位與身份；其死後亦會作為隨葬品。後來的盜墓者，大多取走飾玉，卻留下古劍。曾見坊間清末民初時仿造的偽品，四種飾玉可說是東拼西湊；玉質和琢法迥異，幾乎皆經「老提油」方法人工提色，鑲在一把晚清舊劍上（鑄製法與形制和漢代者截然不同），不倫不類。明眼人一瞥便知作假。

戰國時代和兩漢的真古玉劍玦



，所琢紋飾和其他三種劍飾玉一樣，十分嚴格。戰國以穀紋、山形紋（勾連紋）和雲紋（或勾雲紋）為主，偶有雲雷紋和渦紋。到漢代，除了穀紋和各種雲紋外，常雕琢螭螭紋或獸面紋，偶有龍鳳紋。戰國玉玦的穀紋，排列緊密，十分規整（如附圖）。

一群熱愛跳舞的市民，以曼妙的舞姿將香港正式帶進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的舞池，不但引起全城恐慌，也將市民稍稍重回正軌的生活還原抗疫高危基本步，即是如沒必要，盡量留守家中，只好有請「匪獅Lion」再出場（Lazy Lion，政府宣傳片中那頭愛躺沙發的圓圓胖胖八字眉棕色毛英雄獅，如果形容得那麼仔細你還只記得清潔龍，筆者也沒辦法），陪伴大家發呆放空。

第四波疫情，專家早已預警，因此將責任全歸跳舞群組者實不太公道，畢竟自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回落，市民已迫不及待逛街消費、遊山玩水或相約飯敘，所以人人都有染病播疫

「舞陰功」

的可能。不過，若非爆出這個跳舞群組，大家也想不到原來香港有那麼多「舞林中人」，在疫情期間不顧安危脫下口罩忘情練習，更不惜聚眾大搞派對日夜笙歌互相切磋。這個星期有關該群組的流言滿天飛，真的花生殼撒滿一地，市民吃瓜都吃到腹部脹氣。網上流傳的資料，真假真真，除張竹君女士在記者會宣讀的確診者編號、歲數和簡略背景資料外，事件究竟牽涉哪些名流闊太、是否有人借舞練舞從事不道德交易、跳舞時有沒有做足防疫措施等，一切就如娛樂

八卦，真相難以稽考，不過當事人心知肚明。

無論如何，盼望疫症患者早日康復。跳舞是健康的運動，相信因此染疫的，不少只想藉此鍛煉身體和善用閒暇。打算舒展筋骨卻在運動後生病已夠不幸，被標籤為光顧男公關習舞伴舞就更可憐；從事正當教學的舞蹈老師，腳停手停口停已夠淒涼，又要被誤會是出賣色相的男公關就更陰功。此外，宴會場地、娛樂場所、夜店酒吧，因疫情轉趨嚴重又要停業；餐飲、零售、酒店業又因市民紛紛減

少外出，生意再度大受打擊；還沒說那因香港確診人數急升而未吹就破的旅遊氣泡，與延至明年七月才舉行的書展，令相關業界何其沮喪。這回真的「舞動全城」，既亂了大眾生活步伐，又影響了全民生計，名副其實「有陰功」。縱然人人也有權利追求快樂，但為了抗疫，理應忍忍只有「匪獅Lion」相伴的寂寞，派對舞會這類非必要活動，還是暫時可免則免好了。

竹門日語

簡嘉明

逢周五見報